



叶汝贤

叶汝贤(1936年-2009年),出生于合浦县公馆镇,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历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该基地的首任所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委员、广东哲学学会会长、《现代哲学》杂志社社长等职。

是全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统编教材的首席专家,个人专著《唯物史观发展史》《哲学入门》以及其他许多论文,对当代中国有着广泛乃至深远的影响。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合作,编撰和出版了三套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丛书。

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共七部,主编丛书三套共40多种,发表论文几十篇。曾先后获中山大学教学优秀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香港高等学术研究中心“老教授学术成就奖”、广东省政府颁发的广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山大学教学校级名师奖,并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把职业当信仰

2009年10月19日上午7时25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叶汝贤教授不幸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现代哲学》杂志社2009年第6期中刊登了《送别叶汝贤》的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先生一生尊德问学，桃李天下，如今驾鹤西去，希望有宁静和安详永伴。我们深知，办好杂志是先生的重要遗愿。编辑部同仁定谨记先生教诲，拓展思路，不断进取，不辜负老主编、老社长的嘱托与希望，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让先生放心。先生一路走好……

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的学术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梁庆寅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田丰博士、广东省教育厅李小鲁副厅长、以及刘嵘、高齐云、叶汝贤教授的同辈学者及其他中青年学者约50人出席，共同缅怀三位前辈的学术贡献。叶汝贤教授之所以赢得如此多的赞扬与他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以及在学科领域突出贡献分不开。

叶汝贤，广西合浦人，1936年10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读书兴趣广泛，当时乡下书籍奇缺，没有选择余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几乎是看见什么读什么。比较而言，他更喜欢文学、历史和数学。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的古典小说。

1956年叶汝贤从廉州中学毕业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担任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正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李达先生。本来叶汝贤选择哲学专业有点盲目，但在李达先生讲课的影响下，他开始爱上了这门科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其痴迷程度几十年不改。

叶汝贤1961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始于“文革”的动荡年代。为求正确理解，他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早期著作一直读到他们的晚年著作。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从那时开始，他便萌发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念头。1970年，高校开始“复课闹革命”，1973年叶汝贤和其他老师一起在全国率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主讲《唯物史观发展史》。

“四人帮”倒台后，在当时中山大学副校长、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倡导和支持下，叶先生和高齐云、黄楠森、庄福龄、马绍孟等合作，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对于唯物史观，叶汝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他说：“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 and 实际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1985年，叶汝贤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唯物史专题史——《唯物史观发展史》，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该书获国家教委首届科研成果二等奖。2000年，他又出版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一步深入论证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其革命意义。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开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刘嵘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1996年，在叶汝贤主持申报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山大学211工程第一批重点建设学科，从而获得了学科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支持。

1999年，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叶汝贤以本学科为主体整合校内相关力量，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积极申报重点研究基地。当时申报这一学科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最终只能有一所学校入选。在向国家教育部派下的专家组汇报时，叶汝贤的演讲打动了专家组。后来他跟记者回忆说：克林顿不是说不让中国加入WTO就会后悔20年，我也不怕讲大话，你们如果不批准我们这个点，你们可能会后悔100年。大家笑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就像马克思讲的，它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广东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很多事情都在这里产生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讲是很大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你（把基地）放在这个地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对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大家认同我这个观点，所以我报告完以后，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1999年9月中山大学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叶汝贤教授担任所长。2000年9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当时是全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研究基地。其后，叶汝贤又一鼓作气，申报并成功获批为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第二期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985创新平台项目。后来其主编的《现代哲学》也是国家哲学类核心期刊中的权威期刊之一。

叶汝贤教授曾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共七部，主编丛书三套共40多种，发表论文几十篇。先后获中山大学教学优秀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科研成果二等奖、香港高等学术研究中心“老教授学术成就奖”、广东省政府颁发的广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山大学教学校级名师奖，并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身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叶汝贤曾担任广东哲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马哲史教材建设首席专家。

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职业精神始终贯穿在叶汝贤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也是他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秘诀。他的一位学生王晓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深情回忆了2008年的一件事：

2008年夏天，叶先生和我们几位朋友一起到英国曼彻斯特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到了那里不久，老先生就显示出他的职业偏好，提出要寻找恩格斯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遗迹已经很难找到了。带着这样的遗憾，我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老人家心中惦记着的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所坐过的地方，寻找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拜访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购买英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

期间他独自和一个学生一起费了很大的周折，寻找马克思的墓。回来之后，他要我们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公墓祭奠马克思。说实在话，我们大家这个时候不希望老人家再跑那么远的地方，他的腿有点毛病，再加上他连续多日的旅行，我们年轻的同志都很劳累了，更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但是他却非常固执，一定要去，老先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你们是把它当作职业，我是把它当作信仰”。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家，都自觉惭愧。

于是一行人在老人家的带领下，买了一束鲜花去祭奠马克思。在墓园，老人家带领我们在墓碑前三鞠躬，非常严肃而又虔诚地说了一段纪念文字。我感到，这段话似乎是有准备的，说得非常有条理、有感情。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带录音设备。老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职业精神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教育和鞭策。

叶汝贤把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6年，70岁的叶汝贤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仍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同时继续担任《现代哲学》杂志社社长，在杂志长期缺乏固定办刊经费的不利条件下，为落实办刊经费，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发行量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2007年，他由于椎间盘突出，腰部非常疼痛，走路有困难。在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期间，仍躺在床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突发脑溢血之前，叶汝贤正在全身心地编辑、校订他的那个三卷本的文集。

叶汝贤希望把这种职业精神和信仰也传染给自己的学生。在教学方面，叶教授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因材施教。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专家，他从不以大学者自居，时常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又鼓励独创、宽容包涵的态度。在培养学生上时常贯彻“快乐哲学”理念，鼓励年轻教师不分彼此，多与学生接触，多和学生交流，多关心学生的生活，使学生能够从哲学的学习中得到乐趣，而不是恐惧和痛苦。

有一年，他甚至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舞会，试图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叶教授在中山大学马哲史专业博士点与博士后，先后指导了近五十名博士、硕士。其中一位博士（刘森林）的论文获百篇优秀论文奖、另一位博士（张异兵）的论文两度获优秀论文提名奖。2007年叶汝贤先后荣获中山大学杰出教师 and 教学名师称号。